斗鸟

□新华

虽然家居城市，但住的顶楼，屋顶是平的，被我弄成了一个园子。园子一百五十平方米见方，有砖块围成的大小不一的五小片儿地，有十来个土陶花钵，有用涂料桶、纯净水桶、油桶、餐馆废弃的烟筒做成的塑料花钵，还有两个砖砌的花坛。

地全部是用来种菜的，塑料花钵也全是用来种菜的，土陶花钵最大那个种着一株柠檬树，另有三个小的种着月季和蔷薇，其余种菜。两个花坛呢？木芙蓉、蔷薇、月季占领一个，石榴树占领另一个。

看出来了吧，这主要是一个菜园子。也许你有疑问，现在的农副产品多了去了，蔬菜又那么便宜，何须劳神去种菜呢？疑问得很对！但如果我说我是个聋子，你就不会有疑问了。聋子，其生活方式肯定是与正常人不同的嘛。我不是天生的聋子，是大病之后变聋的。变聋之后，我的世界不只是一片寂静，还有难耐的寂寞和孤独——没必要，有谁愿意和一个聋子交流呢？我也有自知之明，非必要不会与人谈天说地，免得影响他们的好心情。于是种菜，成为我消除寂寞和孤独的一种生活方式。当然，还可以在园子里眺望远山、俯瞰嘉陵（江）、闲庭信步、手机上网……自寻怡然！

可是种菜，并不顺利！不知何时，鸟儿们也爱上了我的园子。炎热的夏季，它们大概嫌石榴树不够茂盛，不能避热，只有清晨和傍晚来此觅食、闲逛，其他季节，每天都是一拨接一拨地赶来分享我的怡然，趁我不在的时候偷袭我的菜地。即使我在园中站着，它们也把我当成雕塑，当着我面叽叽喳喳、跳来跳去，享受蔬菜大餐。有时我在自己的天地里的确有些沉醉与忘我，不只它们，自觉也像雕塑。我懒得去理它们久了，它们反倒觉得我很亲切，还以为园子就是我的客厅，是它们与我共享友情的佳所。事实上，我是喜欢鸟儿的，耳聋前，我喜欢园子里鸟语花香那份惬意，耳聋后我很高兴它们来陪我作伴。

不过后来，它们也太过分了，搞得我不得不和它们斗来斗去！

我特别喜欢生菜。秋天一到，我就在空土里撒下种子，可刚发芽，它们就欢呼雀跃地飞去大嚼！向它们吼吼，它们根本就不害怕，还以为我在唱歌呢！去驱赶它们，它们便飞到石榴树上，望着我叽喳不停，仿佛嘲笑我的无能为力，看我没反应了，又回来美餐一顿，直到把浅浅的嫩芽全部吃掉，才停止啄食。

无奈，只得重新播种。播种的同时，还在石榴树上挂上破旧衣服、绑上飘带什么的。可它们根本不当回事，站在石榴枝上讨论一番过后，便飞到土里把重播长出的新芽全部吃掉。

好吧，你们喜欢吃就来吃吧，就当我专门种来喂养你们的好了。于是进行第三次播种，几块土各撒一片，播下后，除了浇水，再不管其他事了。这次这些家伙还算有点良心，为我留下了大约三四十根苗。移栽后由于气温较低了，每棵我都用半截透明塑料瓶将其罩住，这下，它们只有望菜止馋的份儿了。等长大窝一些，再把罩子揭开，不知怎么，它们对它就不感兴趣了。

第二年早春，我又种生菜。育苗之时，尽管鸟儿们成群结队地飞来，其中还有肚子上长满黄毛、比麻雀还小的新来客，但它们也只好提抗议、干瞪眼，因为播下种子的土块被塑料罩子罩着，它们又不是鸟神，能将罩子掀开吗？吃不到美餐，它们就渐渐地来得少了，这时，小苗可以移栽了，我便掀开其中一个罩子，拔苗移栽。为防万一，我还去玩具店买了一架风车，绑在一根长长的水竹条上，然后系在石榴树上。冒出树梢许多的风车随风转动，让我乐不可支，心想，来吧，看你们怕不怕这个新武器！

它们果然有些害怕，远远看见石榴树上突然多出这么个玩意儿，起初只在空中盘旋，不敢落下。可不到半月，它们就识破了这个把戏，又大着胆子落下来，继续寻找它们的美味，把我移栽后还没长起势的生菜，吃得渣翻翻的。

好家伙，我不相信斗不过你们！不是长大窝了你们就不感兴趣了吗？于是，我找来几个两头没底的短塑料筒嵌在地里，然后将菜苗移栽到筒里，心想等它们长得相当大窝了再来一次移栽。

这下它们傻眼了，站在筒沿爪子抓不大稳不说嘴还够不着，想飞进去吃又搞不懂筒子的深浅，而乌鸦喝水的办法在此也行不通……

看着它们傻傻地在石榴树上跳来跳去、吵吵嚷嚷，我笑了。但随后又忽然担心起来，担心它们不来园子里面玩了，那我要缺失多少乐趣呀？

为了让它们还像过去一样常来，我变被动为主动，将用于沤肥的剩菜剩饭挑一些出来撒在石榴树下。它们果然喜欢这新鲜的美食，喜欢得有些流连忘返了，还引来不少的新朋友一起吃。由于吃顺了口，它们对园中的蔬菜没了兴趣，就等着我什么时候去撒食呢。

是斗鸟还是逗鸟？姑且就叫斗鸟吧，斗出了乐趣、斗出了开心、斗出了和谐……

（作者系重庆市合川区作协会员）

剩菜的味道

□周润

那年我还小，忽然一天早晨，如同患了怪病一般，竟起不来床了。不是因为没睡醒赖床，也不是因为故意假装听不见，任家里幺嬢怎么催促，我始终清醒而无力地平躺在床上保持内心默默地挣扎。直到我妹觉得我的“无动于衷”已经近乎要挨揍的程度了，她好心上楼来劝我还是起来吃个早饭为妙。我像看到了救星一样叫住她，让她扶我一下，再抱两床叠好的被子塞在我背后，防止我又倒下去。我撑坐在床头，示意她先下楼吃饭，我跟着就来。等她走出第二个房门，我勉强地站起来，扶着桌子走到镜子面前，拿起一把梳子，往头上一梳，梳子瞬间卡在头发里拉不下来了，手“唰”一下垂落下来。

我肯定自己是生病了。

我用仅有的一点力气拿起电话，一个，又一个，好不容易按键总算拨完爸爸的号码，电话接通的一瞬间，我的声音已经变成了哭腔，“爸，我生怪病了，梳头发的力气都没有了，怎么办……”“还能怎么办，我现在那么忙，你只有先来找我，我再带你去医院。”说完，电话那头嘈杂一片。我无助地挂掉电话，靠着柜子慢慢挪到房间门口，再靠着墙，拉着扶手一步步下楼，老远就看见楼下饭桌上孤零零地摆着半碗剩菜。是什么菜和我有什么关系呢，我完全吃不下去东西，也无心吃东西，我生病了，我需要人关心。

幺嬢见我下楼了，嘴上责备我起得那么晚，一边还是在给我盛饭。我趴在桌子边上，完全没有多余的精力再去洗脸刷牙，像完成任务一样端起碗，一口菜，一口饭地慢慢嚼，再费力咽下去。多吞几口之后，竟觉得有点力气了。

“幺嬢，这是什么菜？还有多的吗？”我越吃越觉得好香，感觉是干煸肉丝。

“没有啦，谁让你起那么晚呢，那是昨天晚上剩下的炒肉丝。”

幺嬢说完，就去楼上收衣服了。我扒拉着碗里的“俏头”，生怕放过了一根肉丝。昨晚的炒肉丝，早上热了一次，因为我起晚了，便再热了一次，表面的芡粉已经完全褪去，肉丝本身的水分也已经收干，俨然是干煸肉丝的味道，再配上一碗刚起锅的“油炒饭”，愣是把香味翻了个倍。

一碗饭下肚，我已经回魂一半，还有一半是没吃饱。只要有精神了，翻箱倒柜弄点吃的，倒也难不倒我，外婆放在二楼窗户旁边的坛子里“封印”着许多吃食，用塑料袋裹了棉布堵上，再压着盖子防止“走气”，以免“回潮”。我打算先去洗漱一下，然后在那里“闭关修炼”一个时辰，补补“元气”。给爸爸的电话也不必再打了，他可能已经忙得忘记我了，妈妈更是不必找，她曾经看到过我受伤的小腿上大片的伤口，惊恐地捂住眼睛，叫我赶紧走开，不要吓到她。

外婆的美食坛子，放在木制大衣柜侧面的墙角里，进门是看不见的，里面有猪油玫瑰米花糖、藕粉、芝麻糊、高丝、麻秆糖、牛皮糖和各种各样的糖果。外婆在房间里的时候，我不敢去翻。不只我，我妹也不敢，却也一直惦记着。这一次我是“光明正大”地翻，因为我的理由很充分，我饿得只剩半条命了。我妹自然也“顺理成章”地守在旁边，她表示要照顾生病的姐姐。但是我发誓，我从来没有故意生病逃避上学或者骗取大人的糖果和同情，我不懂何为血糖，只当是贫血，可以断定的是，一定和在连续两天的桌席中没有吃米饭有关系。关键时候，是幺嬢逼着我吃的那半碗肉丝和米饭拯救了我。

想到这里，我和妹妹说，“你妈凶是凶，做菜还蛮香！她有时候还会用糖水煮荷包蛋。”“哈哈，算了吧，平时我家厨房桌上就一碗菜，苦瓜炒回锅肉，星期一炒好，吃到星期五都不变。”我妹说话的时候跟我不一样，即使很鄙视某件事情，她也会尽快收起那个瘪嘴的动作，换之以哈哈大笑。她笑，就基本代表这个问题不必再讨论了。怎么讨论，她还是会坚持自己的看法，看淡我试图扭转她的看法所作的一切努力。她的笑容里写着三个字，“别费劲”。

多年过后，可能她们都忘记了那半碗剩菜和那个早上。但是我从此把那碗剩菜放在记忆里了。我时常回味当年的饭菜的味道，在感恩和忆苦思甜之间来回定义食物的味道，也不时回想早出晚归、见不着面的爸爸，每天总是不能按时吃饭，一晃就是好多年。还有舅妈、二姨，为了节俭，总是大口大口吃着家里的剩菜，开水放几天也照喝，所幸身体都很好，很少见生病。她们说，心情好，比吃什么更重要。

（工作单位：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

能懂的诗

卖花的大爷

□杨骏

那天，你手推单车
车上，装着芒种，一个阳光大好的清晨
梧桐树撑开街道上空
像一把把巨伞
你载满鲜花的心愿，缓缓走过
此时，我和街道一样安静
仿佛在梦里见过这样的画面
你脸上的皱纹
镶嵌着阳光的颜色
车上那朵向日葵，飘洒出灿烂的笑容
白发映衬着红花，你一路行走，一路叫卖
鸟声清脆，花开半夏
我似乎又回到了春天
在诗里，与一群蝴蝶纷飞
用喜悦的露水和微风
去找到花园的旧址，芬芳的诞生地
如同陪伴你莳花的女儿
一个模样
哦，老人、单车、鲜花、香气
长街深深，花影浅浅
我在喧嚣的尘世中
邂逅了一位满身欢乐的老人
你苦难的种子开成了幸运的花
一朵又一朵，一枝又一枝
用孤独的单车，一路推着向前
那天
芒种正忙，花香满街

（作者系重庆市作家协会会员）

芒种时节（外一首）

□李举宪

麦芒也成熟了，用一句
谚语防止鸟雀啄食
那些小小的幸福
一束束经过太阳淬炼的麦穗
从父亲的臂弯里伸出来
一脸谦逊
榴花提着火红的小灯盏
把夜又巡了一遍
这个时候父亲用二两芭谷酒
就愈合了快散架的骨头
红苕秧挤爆了畦，秧苗疯长
它们与父亲彼此揪着心
一场收麦铺开一面镜子
照映着笑脸，吹响另一序曲
雨越下越大，沟渠水满
父亲终于可以坐下来
搓秧绳，紧农具
待到雨小时再出发

芒种

南风染尽黄色的麦穗
麦客的历史已翻篇
留守下来的
妇女们刈麦耕田插缺
心里再苦也不愿召回
在外打工挣钱的男人
蚕在架上悄悄地
啃食着肥厚的桑叶
它似乎听到了戴胜的哐扶
鸣蝉还小
隐在柳间偶尔试唱
青梅可煮酒，只是今宵
只剩那些英雄的传说
父亲太累，无暇那些风景
为了这些农事，幺儿被放一边
他得一点点慢慢掏空
这些浅夏的喉咙

（作者系重庆新诗学会会员）